

無花的春天

柳倩



無 花 的 春 天
柳 倩 作

獻給凶妹之靈

在烏雲的天幕下，灑下一夜眼淚，
哭了，我應帶你二十個月的靈魂，
二十年來你同生活掙扎，你已經苦了，
飢餓病痛，竟甘使你長眠。

那茂山城中母親望斷過多少黃昏，
你呀，你也厚望着你同胞的親人，
伴着燈光炸彈，永遠是一盞油燈，
日子鏽上針線，你們苦口無別愁鳴。

這生活熬煎每塊你們苦肉，
這永走的離散，到來已經六年，
六年的日子填去了你們多少就心，
我既難像種子，失掉了隱依的母親。

而今你向生活釋放了你的靈魂，
沒解圍和苦死中解放了你的靈魂，
長眠吧，我們還在向生活苦鬥，
長眠吧，青山永遠伴你安眠。

柳倩 一九五一年

無花的春天

我像在漫天的雲霧下面生活，在這陰霾里，我掙扎着：滴着汗，嚙着眼淚，放出一串狂暴的歌。這歌聲里，是粗野，沒有温情；是剛毅，沒有一點柔和的聲響。

不讓回顧，也無猶豫，我要讓這聲音響徹于空際。

我像在沉鬱的春天里開不出花朵，只賸下一些焦糊的枯枝，這些枝頭上尚殘存着萌動的嫩芽。我俯瞰着這正為暴力所摧毀、所踐踏的人類與大地、而傷悼同一的命運。我將如綠樹的常青，要看你這欣欣的薔薇的榮枯與衰頹。

我獨自生長着。我有傲霜的習性，耐雪的頑強，在這寒冷中你將看出這綠樹的生長。

我將如跋涉的旅人艱苦地蹣跚于途，我和你一樣的喘氣走着。在這暴熱的天下，我全無怨尤；而正踏向我們應走的路。你嫌我瘦弱；你笑我底脚步渾不如你。你走着，你扑跌了，而你却會折轉一邊，看我們竟不若一羣自己的友人，甚至你會擲出別人教會你投出的石子或暗箭。你向我笑了。你說：你這追求

光明的蠢豬！這時，我也笑了，哈哈，你這善于謀生的狡兔！這物質的酬報將屬於你和你們的一羣！

我却不變地走着，正和那些艱辛的人們一樣。雖然在那開不出花朵的春天里，沒有風，沒有情熱，告訴你，我和衆人一樣的健壯，正踏向那自由的路徑。然而，這路上却不見了你，不聽見你底呼聲，看見你底形影。我頓傷這長路中有多少伙伴的遺亡，但我却忍俊不住的噙着淚邊聲地笑了。

這時，我不斷地放出一串宏亮的歌，這歌聲里，有笑哭參半的悲痛，有愛情，有革命，有死心于自由與懷抱的信念的追求

我要將這歌聲傳遍給世界！

柳倩一九三七年五月于上海寓廬。

獻給亡妹之靈

無花的春天

目次

I 新墓

戰爭底前奏曲

兄弟，這全是你錯了！（附圖）

殘夢

拋棄

歸來後

中秋月

三月天

霧

逃兵

新墓

II 戰 後

掘井
回家
戰後
旅人
到都市去(附圖)
都市底夜
街頭女
內戰的兵士
酒徒

III 春 耕

百年積下的血賬
救亡歌
我憎恨你這醜惡的笑
感謝中國，我們是要去了！
蛙
第一次享受着暖和的風
春耕(附圖)
線上
審判

IV 雨 夜

十一點四十五分

雨夜(附圖)

V 阻 運

阻運(附圖)

VI 江上悲歌

江上悲歌

漁舟子歌

洋車夫

我家在遙遠的地方

光明歌

新 墓

戰爭底前奏曲
兄弟，這全是你錯了！
殘夢
拋棄
歸來後
中秋月
三月天
霧
逃兵
新墓

原书空白页

戰爭底前奏曲

戰爭呀！
神以戰爭去毀滅吧！

戰爭像蒼昊中一朵雲：
捲去了天底青，
天底高朗，
天底清明；
宛似譁天的高潮
迸濺出幾聲狂韻，
在你掃過之後
有許多少婦新寡，
潸淚的老母依門。
小孩子要着他們的爸爸
雖是喑喑不明，
從此留下多少辛酸，
多少盈睫的熱淚流盡。
這就是你戰爭露出臉子

使我們見了心驚，
劃出了骨肉離散。
破壞了世界和平。
同時有許多不忍看的白骨磷磷，
不同的殷血浸潤了斑紫的苔痕。
一時野馬般的瘋狂，砌就了少數的私心，
在許多名教下，不敢笑，不敢哭，看血漿飛迸。
現在戰爭像陣陣罡風掃過
給世界留下一個可怕的面影，
刮去了人類的安詳、友愛、恬謐、與寧靜。
從此人所愛好的和平也斂了笑臉；
戰爭也像朝來的春燕翦過水萍。
這就是世紀的罪惡，明知不可避免，
也權算完成了人底私鬥，戰爭的降臨！
現在這愛好和平之邦，富有和平的人們！
豐饒的土產，與蔥鬱的山林，……
我們需要自由，與土地的完整，
不讓萬年積下的土壤，承受武器的侵凌。
戰爭喲，不時顯幻出稜稜的鬼影，
像驟雲掃過，每使萬衆懸心。
我們要使用我們力量去叩問戰爭，
不讓凌弱的武步第一次跨越我們疆境！

戰爭呀，就讓戰爭去毀滅。戰吧，戰吧！
爲了自由，正義，和平，也爲了你戰爭！

一九三五年七月○

兄弟，這全是你錯了！

——致時代的歌者聶耳之靈——

兄弟，這全是你錯了！
你一息的疎忽，留下萬衆的憑弔。
使我們在踏步前進中，
你的死，像失掉我們
隨身的武器：一桿槍，
一把犀利的匕首，
一隻調協步武的戰歌，
兩重合奏的進行曲。
可是，這代時的歌聲啞了！
七月十七
那鵝沼的岸邊，（註）
在沙灘上，
在浮藻間
從此不見你眉宇的軒昂，
你歌音的瀏亮，



難忘的死者

江烽刻

原书空白页

你所有的一切，
從此渺了，渺了！
像蒼莽間掠過一羣海鷗，
再不見他們遊踪；
暴浪濺天高捲，
洗過塵沙，再尋不出旅人底遺迹。
可是你底疎忽，于我們的
損失太大，正像我們行列中，
失掉了一隻喇叭。
你時代的歌者喲！
你驅耗的傳來，于我們
是猛烈的一擊，
每使我們感着心痛，
雖然足足有一年不見面了，
雖然只不過幾次相見。
但我們之間，
像在行列中，
你熟悉我的脚步，
我聽慣你的音調，
我們是一羣，
正踏向我們應走的路。
然而你宏大的聲音，

竟半途而廢了！
在鶴沼岸邊再喚不回一點聲息，
却因為一足差誤，
一個快意下的疎虞，
像死線上難找回
一個戰士的全身；
如同要尋求一縷
輕烟的蹤跡，
雖然你在狂濤中
使出過最後的掙扎；
放大了聲音
你最後狂吼；
可是，錯了！錯了！
兄弟，這全是你錯了！
你的輕生，
使我們全體
蒙上憂鬱；失調了步伐
暫時的和諧。
我們雜沓走着。
我們傷悼。
祇不過爲了你
一刻的疎虞而死！

一九三五年七月死於在日本傳來之日。

(註)在日本神奈川縣磯沢町

殘 夢

母親的夢還沒有停歇；
母親的眼淚將已枯竭。
三年，三年後也不見隻影歸來，
讓幾度寒霜，將兩鬢染成斑白。

從此長抱緊悲哀也沒有幻想，
生活陷在陰暗的日子里霉爛。
有兒子，兒子已在遙遙的遠方，
沒有歸期，也沒有消息。

讓針線每天向日子糾纏，
咬緊生活，看鬢髮成霜。
等最後母親的眼淚和夢俱闕，
感謝天！脆弱生命也算受滿了苦難。

從此沒有晝夜煎熬，也沒有苦惱，
母親的夢雖已被披靡，還迎着太陽發笑：

喜歡孩子們自己攬上生活底繩繩，
忍着一掬淚，可在自己的道上奔跑。

一九三五年二月。

拋 棄

聽說上海有力氣好過活，
有工做，有車拉，也免去一頓餓。
橫順沒有家財，只這些破爛的傢伙，
留一座小茅屋點綴這秋天底落寞。

村中出去的小三子請人寫有信來，
一輛車，憑兩腿也掙出錢財。
一個月車資強過那種田幾塊。
保得住有碗飯吃，勝比在家里死捱。

從此拋棄了往日的工作，和深耕的土塊，
作別了鋤鎌，忍心把耕牛變賣。
不是爲了吃的，怎肯厭棄自己家門？
不是看着妻兒挨餓，誰願意一家人奔到上海！

挑上一肩行囊，誰也不熟計利害，
趁這秋天正高，還沒有掛起一點雲縹。

到上海去驗，一村人，一村人要來！
村子中縮不住人，勝下遍荒蕪的土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死◎

歸 來 後

歸來，歸來後傷心難望，
流一涕淚，怕看這黃水淹流的故鄉。
從前的稻田和麥土已被大水埋葬，
茅屋被沖毀了，只剩下一些破爛。
妻兒與老父母們也不知漂流到什麼地方，
沒處找尋，也無法探望。

水雖退了，什麼也改了原樣，
再尋不出往日熟悉的人，熟悉的村莊。
隣近的屋子成了廢墟，後面水仍在暴漲，
趕水退歸來，家，只留下這些木棒，
潤溼的蒼草，與坍塌的牛欄，……
再不敢一抬頭，喚起傷心的瞭望。

從此沒有了家，負上一世的孤單，
就這破傢伙，也當不得一餐飯。
天！天在同人作對！但，爲甚麼堤壩也不修！

每年苦了捐，苦了稅，還有許多不算……
可是現在向哪兒去呢，一村人已沒有家？
你餓不了幾天！天！以後又將怎樣？

一九三五，十一，十六。

中 秋 月

渺茫的希望伴隨泥土沉了，
屋脊和樹梢上留下成年人的哀叫。
淌一線清淚，俯視着無際的水花，
中秋月分外分明，房屋漸變成孤島。

淹沒了當年的歡欣(大樹也化成水草)，
埋沒了牲畜，埋沒了秋收的禾稻；
祇望水勢平穩，讓狂流奔入海洋，
望快天明，有舟楫把賸餘的生命帶跑。

白浪與月色輝映把全村擁抱，
『天呵，水從那兒來？堤從那兒潰了？』
年輕人失掉家了，流着眼淚傷心，
水永沒有停，從一村又奔過一村。

一九三五年中秋●

三 月 天

三月天，還沒有一點暖意，
這春來的飢餓委是難熬。
現在剝光了皮的樹已沒有枝條。
草根吃盡，
觀音粉也填一個飽。

三月天，全沒有一點暖意，
這生活又向那里去找？
現在望着發黃的小麥也是徒勞，
村子中已不留人，
這頓飯又跑上哪兒去討？

一九三五年·三月○

霧

三千年古老的原野裏，
中國嘯，被迷天的霧色包捲了。
在眼底裏，再也辨不出
哪里是國？哪里是家？
祇是渾濛濛的
眼前一片白，一陣朦朧。
再也望不見萬里河山底壯麗，
交錯的曠野之巔崎。祖國嘯，
往昔你的光榮與偉大，
你荷鋤歸去，農人自由的和歌，
樵夫牧童之野語，日中集市的交易，
你富有人性的和平……
而今竟隨白霧隱退
再尋不出世界的蹤跡，
尋不出一切：一朵花，一株樹，……
而祇是渾濛濛蒼茫的一片。
烏鴉不是在暗中說教嗎？

野犬不是向曙色嗥吠嗎？
霧色，從此包捲了世界，
包捲大地，甚至快要窒息於我，
使我們不能自由呼吸。祖國喲，
自由，我們需要 需要佔有
澄清的領域！曙色透過白霧，
勞働的呼聲起了。烏鴉因之斂翅
野犬潛逃，從此薄霧中
顯露出你中國可愛的面影。

一九三五年十月〇

逃 兵

黑夜裏飄過一陣風，
角落邊有人在蠕動。

『喂，你在那里爬些什麼？』

『先生，不……不，我底腿痛！』

『呵，你那樣，是不是偷了東西？…』

老頭子止着步，慢慢地踱上前去。

那小兵囁嚅地無言，只是哭泣，

最後才說：『先生，我，我是當兵的！』

『你要逃，誰叫你拐帶東西，
這種事，難道是搞來玩的！？』

『我空着兩手回家哪，先生，…』

一輛車從他們身邊跑了過去。

『誰叫你去吃糧，打斷腿，你活該！』

他哭着：『先生……難道我是混蛋！』

誰願意去當兵，誰就男盜女娼！
不是爲了吃的，誰願去替他們打仗！』

『我倒問你，小伙子，你吃沒有吃飯？』
『先生，……三天了，已經水米不沾！』
『家里不好嗎，誰叫你跑來城裏餓飯？』
『可是……先生，在鄉裏已經斷了米糠！』

『小伙子，你那樣子赤條條的不大好看！
你等一等……』一條影子便跨過欄干。
那小兵悽愴地，在晚涼的秋風中抖顫；
擺一擺頭，他想：還有許多人正和他一樣！

一九三四年，二月。

新 墓

一抔土，掩埋薄薄的木棺，
算是墓，卸却生前的重担。
一桿熟悉的槍，又換上一個熱的肩頭，
走厄運的人，又準對這張虎口。

墓，鑿一勺新泥，從此沒有人談話，
毗鄰的墓場上，也老是不斷增加。
年辰悠久，你高興，燃上一點鬼火，
同是一樣形容，也會惹人懼怕。

懼怕？還有不怕的同伴，不怕的親人！
眼角掛上一滴淚，替你們鑄上碑銘。
還有那患難的兄弟或因太苦，
在記憶里存着容貌，或是你們底遺言。

遺言：遺言在死線上添了談話的資料，
更有可怕的擺在眼前，使人容易忘掉。

砰！一聲，開出血花，槍口向你宣揚，
更不讓你張聲；也不讓你呼叫。

這時你們沒有遺言，沒有薄棺，
加上一鋤坭土，也算豐隆的嘉殮。
甚至，在痛苦，在求救，還沒有死亡，
再喚不回冷耳，聽一句同伴的呼喊。

或許這次烽煙過後，你們飽了虎狼；
有蠅蚋羣集；或為狗子加餐。
消息傳到了親人，門扉上貼上一張白紙；
苦厄的家人還在倚門懸望。

這時，也沒有墓碑記上你們底年歲，
你們底出身——或是身世寒微。
他們底口漸被塵封，他們也被遺忘，
最後的碑銘也被苔莓消毀。

至於你們底女人，因你們底流亡，燃上紙灰，
白髮下，嵌着皺紋，敷潤了最後一滴眼淚。
隨後，她們也被遺忘，在衆人記憶之中，
那時也有許多人漸變成新鬼。

在墓場上掩埋着仇敵或親人一堆，
沒有憎恨，沒有愛，大家塵土糊嘴。
你們究竟不知死，死是爲了什麼？
在死時，你們想到，也無法翻悔。

只有牧童才熟悉他們眼睛里的墳堆，
牛羊底茸毛，與風雨磨光你們底墓碑，
戰爭底頁上，才能翻出你，們死亡的數目。
有人在詛咒；有人又鑽入半掩的新墓。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

原书空白页

戰 後

掘井
回家
戰後
旅人
到都市去
都市的夜
街頭女
最後的世界
酒徒

原书空白页

掘 井

我們成天的工作着
在卓上，
踏着整齊的步伐，
腳下車軸繞打轉。
雖然永沒有變更
永沒有翻出新樣，
像地球圍繞着太陽，
可就寒暑的旋迴，
這力量足使你向往。
我們成天的工作着
在車上，
雨也不能阻止，
風也無關。
只須要脚尖跟緊脚跟一步，
就變成我們力量，
推動笨重的車輪，
帶着小鋼筒往地底鑽；

任你幾千萬年的化石不見大光，
深潛的源流在地脈中蘊藏，
世界所積的污濁，
與人類底骯髒，
只要碰着我們底力量也就算完。
就你積下千層的屏障
頑固與堅強，
這長筒像隻鋼臂膀
會打上你底心坎。
只經過這小小的孔道
我們便可把世界鑿穿，
導起暗藏的洪流灌灌，
有時也會把地心底火引燃。
如果要問起我們：
掘井的工人。
我們就是人類中健全的力量！
我們掘着，掘着，
向世界更骯污處伸長！

一九三五年二月寫作。

回 家

『說是匪已經逃，好快快回家，
趁這暖和的風，也好種點麻！』
『你說，那樣凶，你怕也不怕？』
『怕什麼？我悔，我不該離家！
到別縣，沒有錢，還不如牛馬，
不准入境，枉自說些廢話。』

風仍舊緩和的吹，也沒有揚起塵沙，
轉過一疋坡，喘氣、詛呪，有的怨嗟。
一羣人，繞着不平的土坡，上上下下，
沒有一家房上冒烟，也沒有誰來答話。
跑過將軍底墳塋齊坐上破碎的欄干，
坭坑里，歪坐着青獅，不是墳壩？

『坭頭們，幹的真有勁兒，像瘋狂的野馬！
連將軍底祖墳，有兵，也老是不怕。』
『和匪連在一起，就成了他們的老家，

這是報應，將軍們何曾放一鬆下：
要抽捐，要徵糧，戰時強拖去穿上號褂，
拿去擋砲灰，還比不上那牛馬！』

一羣人的腳音，驚起走紛飛的晚鴉；
有野狗啣着一隻腿在號；有人聲詈罵：
「不但兵，狗也要欺負人囉，天哪！」
林被炸光；田中長着野草，不見有／＼耙！
燃着一點希望，回去看看自己老家，
拖龜兩腿，挾在四月的風裏，也沒有誰回答。

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 ◊

戰 後

緊抱着一顆心，要想回到原來的模樣，
東街有許三子一家，老王，老李，也殺荒涼。
同道逃同道回家，抱着同一的希望，
多釘上幾塊破壁板，是家，也算保障。

許多的家，和山林，已被飛機炸光，
城中算是匪巢，退了，又有兵來進佔。
這就是收復，也權算回了自己家鄉，
『家麼？再苦苦經營，總可恢復！』許三子想。

『跟着去有什麼好處呢，跟着餓飯，
不如好好的忍耐，保守一份天良！』
可是，不幾天，大兵來說要清鄉：
清去了許三子的新絮被，說是匪贓。

許三子爭辯，也沒有一點希望，
哭喪着臉，說：『老總，我就是這份家當！』

『誰相信？這是匪的，應當充官，
如果不肯，牢監里，請走一趟！』

從此許三子生着氣，說不出口的冤枉，
跌着兩腳：『天哪，比匪還要橫蠻！』
戰後的蕭條，和他家蕭條一樣；
蜀城的陰鬱，寫在許三子臉上，更顯荒涼。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 ●

旅 人

拖着倦怠的腳步，
踏入蒼涼黃昏之暮色；
旅人底前路修遠，
在那無可計算逍遙的天下。

抱緊渺茫的希望，
負上一肩行篋；
再不敢回頭
望一望自己老家。

十月底風霜，
帶來了沁心的寒冷；
還讓兩腿底殷勤，
搬動一天底疲乏。

也無路旁的茅店，
繫緊行人底旅腳；

兩三聲犬吠洩自隣村，
修笕後燃起幾家燈火。

從此也顧不得旅途的落寞，
憑這點微光趕上明滅的疎星數顆；
誰敢想望自己底田畝荒蕪，
看妻兒流淚，伴一村人挨餓？

從此失掉了家，拖長命運底枷鎖，
徒步中，再聽不見往日熟悉的樵歌；
生鏽的鋤鏟祇讓在屋角邊鏽破，
惱人的：這旅途，這秋夜的寂寞。

一九三五年秋廿黃昏○



到都市去

雷峯刻

原书空白页

到都市去

(飢餓時，不要向弱者再誇耀以威力吧！)

手牽着手不要放鬆：
或回望着自己家鄉緊皺雙眸。
趕上這片流霞把脚步拖動，
趁這淺秋天還沒有狂風。
也不管遺留下經年耕殖的壟畝，
有山，有水，有林木的蔥蘢；
有先人留下的故居，有墳塚……
保留着最後一盼，暫付與夜的朦朧。
壓抑這點疲乏讓秋風吹送，
打破利那的寂寞，聽林梢搖響晚鐘。
遠遠的村莊，遠遠的田疇，掩上夕暮，
這一羣羣的異鄉人，已夠使那
晚歸的鴉羣再掠起長空。
去，聽憑眼前幾炷光，聊慰心底苦痛，
一羣蜚蜮的影子，再被投入夜幕。

『婆，究竟要跑到那兒去呢？
我底脚已經發痛，走了好幾天
連水底影子也無影無踪！』
『孩子，忍耐些，快快向前跑動，
趕到城里去，你媽也好找點長工。
祇怪天年荒捐稅又重……』
這時有野狗對準這羣影子在號，
有小星點灑上這暗藍的天空。
男的担着樞，女人無言地走動，
帶着僅有的家財，像水樣飄到西東。
老祖母不敢想因為心裏生痛，
深陷的眼眶裏噙着淚：『是囉！……
有氣力掙飯，那里還念着鄉中？』
『婆，爸他們是會回來的，不要心痛！
再等天年好些，掙點錢，自會跑回家中。』
老祖母癡癡地歎息：『我真是不懂！……
老伯，你看，累了這許多年，連老來還要受窮！』
『唉，有什辦法呢？天乾會吃去穀種；
收成好些，物價貴，何嘗不「穀賤傷農」！』
無數的脚步載上沉默，希望，螢火般地閃動，
對準入城的大路踏入眼前的朦朧。

都市久繫上了衆人底心，從不問露凝霜重；
明朝又是天涯，也不卜明日的行蹤。
祇要山寺暫避晚寒，待天明朝暉伴送，
可是，已有無依的鄉下人，成千的在都門浮動。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都市底夜

要說的就這一段
——這南京路上。
它也不知道有幾多年
在這世界佔盡了多少風光；
矜誇過它財富的豐饒，
令各色的人種瞻仰。
連村中的孩子提起
也閃着欣羨的眼光，
走過一兩次的鄉下人，
在告訴他底同伴羣中；
也會使對方嘖嘖稱賞。
你且又泛眼的看一看，
有許多貨物堆積如山。
如果祇分散一兩家，
也叫你全村人使用不完；
還有許多大的呢，何況——
加上國外如潮的輸入，

你且想一想！就是這紅綠招牌，
已經使你昏眩。無數的警棒
攔住瘋狂的市虎，
已撤下了都市底莊嚴。
車輛匆匆的往還，使你
厭煩這些人們的忙碌，
何況數不盡的喇叭在
拚命相呼。祇要哨笛一吹，
一條棒會指示你底去路；
在這邊，阻止了許多
向前的心焦悸也沒有用處。
萬一你不幸初從鄉間跑來，
你腿太生疏，車上照會被撕去，
拳腳會光臨你底屁股。
就這眼前快到的地方，
也會逼着你多繞上幾個圈，
如果不相信，馬上有個
盤大的黑影，就閃到你眼前，
你想想這條短棒會有什麼用處？！
這一段上，有莊嚴，也有富者的威武，
八十歲上海鄉下的老翁
也沒有膽量跨越過第一步；

不過有許多苦力和廠裏的人
記得清楚，現在雖然成了軼事，
可是他們全不胡塗。就是有一年，
五月三十那天，可不是十五，
甲車在街上逡巡，商店內關滿恐怖；
熟手敵住警棒，有無數的謔音
訥訥喧呼，就是機關槍底射手，
一念的差池，血花就開遍這條馬路。
這時雨祇管淋，滴下淒楚，
從此留下幾次混亂，在這莊嚴上
永遠漆上髒污。而今
已如煙雲般的消散，
在記憶中模糊。（不過，這種信念
他們心中還牢牢穩固。）
現在黃金把它爛煉得金黃，
又使他恢復，不過多添了
幾幡克己的符號，你且聽
都市在呈訴它經濟窘迫的苦楚。
貨色罩上了蕭條，也嫌雇主生疎，
雖然溜過無數貪客的眼光，
也不能不重新帶住，可是
這段路上更添了陌生人的擁擠，

更有摩天的高樓，何況
這不夜的都市，在那
霓虹燈下，更披上一層翡翠。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街 頭 女

蒼老的臉下面遮蓋一幅年青，
像一張白粉紙繡上兩個眼睛。
避免警棒揪打，黑暗中閃躲着鬼影，
掩不住顧客，回去又是告饒的聲音。

從來躲避太陽，慣在路燈下游蕩，
有時夜雨中抱緊一把油紙傘；
拍賣着身體，呼冤也是枉然，
從此一個老媽子押定了一個囚犯。

加上女人的苦痛、淫虐的糾纏，
敲緊恥辱，卻爲了這一口飯。
現在還年輕呢，這白眼每夜已受用不完，
還捱不到老，楊梅瘡又將潰爛。

一九三六年春日。

內戰的兵士

望着從窗外透進來的光，
你沉暗的眼睛翻白。
病床上從沒有人同你講過話；
你也沒有臨終的遺言。
一個戴白帽的女人
毫不經意地走過去了；
托走一盤沙布，
幾根溫度表。
向頭上
你便舉起僵硬的右手行禮；
老打着八年來機械的手勢。
你狂吼，
口沫飛星般地
唾出八年不成聲的枯燥。

痙攣，狂熱，跟隨着你。
房屋在你眼睛里

大了又縮小。
你耳朵邊，
有千軍萬馬奔騰，
一陣槍，
一陣雷鳴。
你吼叫，
像一隻瘋狂了的
狗的聲音；
用手抓着胸脯，
像解除往日的破軍服；
從此想掙掉
幾次衝鋒的買命錢，
喃喃、詛咒這萬次
內戰的輕意。
你急遽地從床上
翻覆着，
再不是九年前飢餓的鼓勵。
因為
這時祇不過
還餘下熱血！

當你翻白的眼睛，

尋求最後的所有——
你鄉間，
白髮龍鍾的老母。
然而這時——
除你懸念的，
不知道你的消息的
母親之外，
眼前僅不過
那幾日漠然的
戴着白帽的女人，
伴着一架尸床，
幾個助手；
不耐煩的等待着您——
替別人讓出一個空位。
而你則咬緊牙根，
沒有遺言、
沒有吩咐，
只賸下一付不甘心的眼睛，
瞪着這
最後的世界。

一九三七年一月廿日雨夜之夜。

酒 徒

老是醉吧，
大家多喝上幾杯！
趁這時領到了錢，
來一個天大的麻醉。
喝吧，兄弟，
要喝，你就喝吧！
莫等到袋裏空空，
空了時却反又翻悔。
我們成天的
在機械旁，
在爐旁，
老沒有一點興味：
一下班，
像被機器吸了血，
抽了筋，就那樣萎靡。
趁領到半月的錢，
一個人，要喝，你就

盡量喝吧！
僵硬了的筋骨
也好暫時舒舒倦憊。
橫順祇換得這點
哪有錢好存！
顧得眼前，
也顧不到明天。
明天總還有氣力
有工好做，
總當心！不要像
小三子那傢伙——
發齒輪軋斷了筋骨。
喝吧，沒有菜，
就黃酒也來喝幾杯！
趁今晚不上夜工，
也趁這時太累。
喝吧，大家就舉起杯！
醉了回家，
闔上攔樓
就好放心的睡。

一九三五年四月。

原书空白页

春 耕

百年積下的血賬
救亡歌
我憎恨你這醜惡的笑
感謝中國，我們是要去了！
蛙
第一次享受着暖和的風
春耕
縫上
審判

原书空白页

百年積下的血賬

民族解放的責任歸誰去承擔？
百年積下的苦痛找誰去清算？
這壓迫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
這解放的責任

應該放在我們底肩上。

民族解放的責任歸誰去承擔？
百年積下的眼淚找誰去清算？
這恥辱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
堅決的奮鬥

應該放在我們底心上。

民族解放的責任歸誰去承擔？
百年積下的憤恨找誰去清算？
我們消除一切的怨恨和私仇。
團結一致

拿出我們自己底力量。

民族解放的責任歸誰去承擔？
百年積下的血賬找誰去清算？
誰不對也總比民族的敵人好！
要救亡圖存，

只有和敵人拚命抵抗！

民族解放的責任歸誰去承擔？
百年積下的悲憤找誰去清算？
做漢奸是最卑污可恥的行爲。
你看舊時的秦檜

是不是還永遠跪在地上？！

民族解放的責任歸誰去承擔？
百年積下的公仇找誰去清算？
犧牲血肉去爭取民族底生存。
把思想和行動

集中到民族鬥爭的路上。

一九三六年四月〇

救 亡 歌

戰神在我們四週狂吼，
這場暴風又要包捲宇宙。
莫胡塗，誰是亞東的主人，
我們要挺起心胸，伸出我們底手。

我們是民族解放的戰士。
我們是保衛領土的看守。
我們要驅逐帝國主義底力量。
用大拳打倒漢奸和走狗！

是農民舉起你們底鋤頭；
是工人伸出你們管機器的大手；
是婦女，是學生，你們有你們底責任；
是士兵快瞄準你們底槍口。

用我們底力量去撲滅戰爭，
我們底領土要用心看守；

這中國是我們全民族底中國！
這土地不是屬於任何人私有！

一九三六年四月。

我憎恨你醜惡的笑

你這醜惡的笑，我憎恨你，
你在稱呼「同志」的時候煽起多少親意。
現在你已經富有個髒污的靈魂，
你藐視了大衆底信念違背了真理。

人底

你向我竊笑，我不樂意看，你這醜類！
你是不是叫我們全人類都要學你？
你這笑請去向你底主子諂媚，逢迎，
在我們面前，請不必，縱笑，我們也憎恨你！

你是不是被人抽過藤鞭子要向我們復仇？
你是不是請我們也要嚐嚐老虎凳的滋味？
可是你錯認了人，這仇人，不是我，是你的主子！
我們在要求人類底自由，是你什麼仇敵？

伸出大手掌你敢說代表四萬萬民意？
你拿着那部管理奴隸的聖經，敢說是真理？

你要幹，媽的，我們有的是血，你就索性幹吧！
你已經有個髒污的靈魂，你笑、我們也憎恨你！

這國家、你說，是不是需要主權，需要獨立？
求民族的解放是不是要硬幹到底？！
你底嘴雖甜，你就帶着得意的笑，
總之，你蔑視了大衆底信念，違背了真理！

一九三四年。

感謝中國，我們是要去了！

車也通了，郵也通了，
三年來的忍耐，也按不住一陣心跳。
故鄉的礦產和森林，三千年富藏的至寶，
三千萬的人口，我想，不會輕輕便拋。

可是三年來，三年已經去了，
挨過了多少飢餓，收復，也全沒有音耗。
你想，這樣輕輕捨去，可是我們不了！
我們要回去，爲了住居，也爲了溫飽！

雖然故鄉塗滿了血跡，有的爲生活上吊，
在冰雲交加中，爲了你，爲了自由死掉，
這偌大的地方，你忍心捨去，中國，你就捨去！
可是那兒還有我們底人，不能不告別去了！

寫封信去問問我們鄉里的人，
是否還霸住我們住居，佔去我們底田？

因爲，我們老是不能等待，要速速回去；
因爲，那兒有生活底痕跡，有祖先底墳塋。

如果被佔去的我們要以生命換回，
這最後的訣別，我們也忍心說一聲『再會！』
感謝『一面交涉』，給我們的憫恤，
可是，那是異國，車一通，我們便要出關！

感謝中國，我們是要去了！
因爲那兒才是我們底家鄉。
三千年所賜給我們的恩惠，請你算一算！
三年來賜給我們的飢餓，請你掛一筆欠賬！

一九三四年與滿洲通郵通車之日○

蛙

咯咯，
蛙聲濁濁。
咯咯
蛙底顫歌。
一聲，
兩聲，……
在夜雨中，
在泥濘裏，
各處應和；
在田野中，
在死水裏，
叫破寂寞。
有時，
大家打起蛙鼓——
一遍無比的聲樂；
莽荒中，
有人向潭裏一跳，

掙破了喉嚨，
拚命地
唱出哀歌。
鼓起一雙眼睛，
有淚不敢暢流；
裝滿一肚子的牢騷，
不敢向人說破。
咯咯，
召號自己的
同伴，
咯咯。
在田野裏，
在黑暗中，
張大了口唇，
咯咯。
向世界，
向世界，
奏一曲，
雄渾的戰歌。

一九三五年娃噶不能熟睡之夜 ◯

第一次享受着暖和的風

風從牛欄邊吹來，
漫過聳立的山岳，
漫過僵硬的田野，
第一次在我髮鬢邊輕拂。

風帶來了春天和暖意，
我們集體地工作着。
我們在田野，在後方，
爲了同伴永遠的糧食。

我們驅逐了外力的包捲，
也沒有帝國主義底魔力。
這土壤是曾經我們熱血洗滌，
每粒塵砂也都屬於我們的。

我們工作爲了自由，
正需要養活前方的同伴和自己。

我們週遭只有綠樹底嫩芽和野艸的發青，
田野和官道上再看不見敵人底蹤迹。

我們輕快翻出一鋤坭，
在同伴丟下的田里，在自己田里。
有時汗滴也沒潤我的肥大的手臂，
我們還加緊工作，因為，爲了我們自己。

有蜂羣守候着菜花的芬芳，
柳條，盪盪的輕風，和我們都沒有焦慮。
我以前說，我們沒有春天，
可是，現在呢，春天是正屬於我們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 ●



春耕

沃渣刻

原书空白页

春 耕

從前受夠了饑荒，
受夠了地主底挨打的；
這日子，我們自由地耕種，
整羣的沒有一點焦慮。

我們耽憂着食鹽和火柴，
還有飛蝗的囓食，土蠶的襲擊，
有時，我們底鋤頭倚在腿邊，
閒適中，耽心那快抽芽的小麥。

在犁耙上，熟念着
射擊中遠地的同伴和家族；
我們在春耕中，有時
也惦念起那可愛的領袖。

我們健忘了以往的自私；
我們勤奮的賣出我們底體力和腦力；

我們依照共守的計劃進行，
爲了永久矢忠于我們自由的王國。

一九三六年四月。

線 上

伏過山溝里，
睡過田塍地，
我們默默村想，
爲甚要打殺自己兄弟？

我們還隔一段田坎講過話，
大家眼光的投視也沒有一點惡意。
他們告訴了我們一些鄉間的故事，
我們有時告訴了他們同一的苦況。

到夜晚前線有時沉寂；
有時也捉弄一下子手上的玩藝。
大家喊着：不要打得太低！
天空窸窣了多少美麗的射擊！

我們自己也明白
都是幾根泥腳桿穿上了灰短衣，

爲啥子命令一下就瘋狂的衝鋒，
甚至跑攏來，你砍死了我，我砍死了你？！

一九三六年四月 ●

審 判

是有許多紳士，許多男女，
轟鳴在法庭旁邊，眼光中閃着驚奇：
他們互相傳述過有人吃過觀音粉；
有人成年的鐵鍋內沒有煮顆米。

他們也聽說過這幾年村子中
有多少人因為飢餓吞咽過糞糠；
有人沸煮過芭蕉頭，小野菜，
有時也嚼過艸根子，剝過樹皮。

他們雖然住在城中
這種悲慘的故事他們也聽得太多；
他們却沒有聽見過
今年這幾樁人吃死屍的新奇。

今天法庭上法官和推事也特別嚴肅，
書記也慎重地記錄這傳奇的故事。

旁聽席上交錯着好奇的眼光，
這被押的女犯臉上也閃着稀微的憂鬱。

法官從眼鏡框上投着視線，
瞅着幾個年輕的女犯菜色的臉；
她們的形容是這般疲勞，瘦削，
一付泥坑里挖出的骨骸也相差不遠。

法官熟練的背誦着現成的法律；
農婦們也疊述飢餓中悲慘的家事；
口供上的記錄也全沒有一點虛假，
這全是村子中歷年的事實。

書記的筆下重抄出一付農村的破落；
女犯們底嘴中供出怎樣忍耐飢餓。
年輕人，的確呵，已逃散在四方，
留下了女人，孩子，年老的，早已不能過活。

她們在村子中也盡量把野菜艸根巡邏，
打殺完野狗，不見飛過一隻鳥雀。
她們嚼盡樹皮、剮死了春天，
然後才分吃埋下的死屍，掙着最後死活。

旁聽席上這時尋不出一點聲息，
書記的筆尖也沒有心腸記錄；
法官遲疑地翻着記憶中僅有的法理，
手拍響檯子：「總之、你們是犯了法律！」

的確，法官底嘴上也就是現成的法律，
法官高興的判決也沒有誰來辯護。
從此送進了鐵窗，就殺頭也聽憑他底喜悅，
千點的眼淚祇逼來一聲痛哭。

法庭上也不知使用過多少嚴正的條文，
口供和朱筆簽訂了萬人的殺戮。
如果這幾年村子中不破落到這樣田地，
那會要立下這條人吃人的法律。

一九三六年五月。

原书空白页

雨 夜

十一點四十五分
雨夜

原书空白页

十一點四十五分

老靶子路

無數的頭
張望着
對準一定的方向。

街燈
爲恐怖所襲擊；
黑夜在膨脹。

這是分野綫？
生與死之分野麼？

許多百度情熱
燒炙出的光明。

街燈噤！
從前的誇耀
哪兒去了？
爲甚從這上面的一段，

畏縮地

逃了回來？

許多眼睛發楞。

不怕禍事的嘴

對着嘴在低語。

德謨克拉西哪，

自由，

平等，

基督底

博愛……

這些……

而這些！

見了鬼麼？

都畏縮地

在四個強硬的條件下

蹲伏了

無數的心

在憤激。

嘴是傳達語言的。

羅蘭

不能當槍！
中國多的是嘴，
多的是許多，
許多要吃飯的嘴，
許多
年年來
學會了呻吟，
學會了歎氣，
說不出心里的
憤怒的嘴！

可是，
比比呢！
會有什麼用處？
嘴不能抵擋
快要張大的槍口！
畢竟有什麼用處？

電車
從黑夜的一角
拚命地衝了出來：
帶出恐怖，

帶來許多要安全的生命，
許多家底財產，
現鈔，
銀行底存摺，
滿馱在車脊上，
一溜煙的跑了。

和平 ——

這樣就最妥當的！

正義 ——

在各國國會里，
在那些豬仔議員
炎炎偉論中，
從此也像金人的緘口！

不過，

這兒的口
是不甘寂寞的！
一堆一堆的談着。
一堆堆憤怒
在燃燒。

『誰需要戰爭呢？』

交給魔鬼去吧！

我們有財產……』

『唉，打吧，

就拼了吧！

丟那媽！

我們還不會死絕的！』

嘴在罵。

手在舞動。

『交給魔鬼吧，

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的呵！』

無數的耳朵

被譁音牽引住了。

腰彎着，

楞着眼睛，

好像在安全的界邊

排立着許多疑團的符號。

汽車衝破黑暗，

從另一段上

駛出來了。

帶着綁票後的心情，
閃出付殺人的凶光。
趁這時有錢的在逃，
趁火打劫的
 載了錢財，
 載了箱籠，
而背後
像有人尾追
亡命時的勇敢。

轉運手
 也顧不得公司的
 信義。

輪盤
 拼命地轉動。
輪子
 在每秒鐘上
 畫出圈。

碰見了許多
 油油的眼睛
 好像得救：
『呸，』一聲，

噓出一兩句
慰我平安的話。

『老靶子路！』
電車夫老是這樣口吻。
司機似別有存心，
眼睛對準安全的綫外，
臉寫上陰沉和憂鬱。

同時
無數的腳
好像墜着重石，
 雜踏地，
 小心墜下來了；
臉緊張着，
 抱緊一個遑歸的
 熱念。

一羣眼睛的迎送，
 看電車萎縮地
 投向黑暗的一邊；
天上沒有星星，

也沒有泛起微明。
街燈，不敢正視陰暗
縮小了眼：
祇黑夜與恐怖擁抱，
正猥褻相親。

伸長的頸脖子，
恢復了原狀
又老着苦臉：
眼睛膠集在報紙上
復閃着心底興奮。
『還要怎樣呢，
什麼已經承認……』
『不吧，說四點鐘，
四點鐘以內……
就要佔領！』

夜沉重，
江風吹來很緊。
一下，兩下……十下，
江海關底鐘樓上，
送來了哀輓的鐘聲。

茅屋、商店、與窗、

茅草棚，
小商店，
日本式兩層樓的窗，
裝滿了恐怖，
裝滿了希望，
裝滿了絕望，
裝滿了生命中
說不出的一切
苦況。

樓窗中
有人默默的，
一點不能入睡。
禱告着：
『收回去吧，上帝，
我們并不需要！』

小商店，
門閉緊大口，
一盞豆油燈的大膽，

洩露了平房中的
 穩密，
漏出絲絲的聲息：
『就這點命根哪！
 我們要活，要活！
關什麼玩意兒？
 戰爭竟這樣隨意？……』

賣豆腐漿的老太婆，
 漿也沒推；
 燃上香，
 發瘋似的
 栽蔥樣在那里
 向天跪拜！
『收回去吧。我們不需要！
 我們要活命呵！』

茅艸棚內，
拳頭捶在破桌子上
 發出巨響。
『當義勇隊去吧！
 橫順就是死路！

有氣力也靠不住了！……』
一個年輕人的憤怒。

小孩子

靠緊年老的祖母，
眼睜睜的。
老婆子傷心，
淌下淚，
沙聲地咒罵。

『造孽哪！
我們難道不是人？
我們也要活命哪！』

小市民在詛咒戰爭。
小商人在詛咒戰爭。
茅艸棚內也在罵着戰爭。
閩北在罵。
上海在罵。
全中國，
全世界，
赤手空拳的
在罵！

任駕！

死亡綫上

鐵路伸長了背脊，
馱上沙袋
馱上安排在
沙袋邊的頭，
無數的鋼盔，
掛上中國軍裝的身體，
無數、無數、
鼓脹着血底心。

『戰爭竟這樣輕意？
誰在製造？』
『製造？丟條……
讓槍口去探問吧！』
口懸河般地
掛着；
濺着泡沫。
這是時候，
這就是每個人
應有的任務！

街比平時感着寒冷，
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從半敞開的電網邊，
躡了過來。

『口令！』

槍伸出了頭。

『同志，還好通過嗎？』

『唔，朋友，』

聲音轉和藹了。

『可是，不要再轉來了吧！』

『對不起！』指着鐵路的一邊，

悽婉的，

『我家就在那兒呢！』

第一次按耐不住的槍聲

恐怖，

期待，

夜在茅艸棚前，

在鉄蒺藜邊，

在死亡綫上，

悄悄地爬過。

小狗不敢吠，
透過浸心的春寒，
百舛也像災禍降臨的
死寂。

砰！砰！砰！砰！
第一次侵略的狂暴掃過，
閃着射擊的光。

『十一點三刻了嗎？』
長官施佈着命令：
『忍耐！』
可沒有回答。
憤怒，
屈辱？
千鈞的魔石也按壓不住！
噴血的眼睛，
瞄準標尺，
『來了！』
手搭上槍機
砰！砰！……
槍口吐着火舌和煙，——

對帝國的敬禮。

中國按耐不住的
槍聲，
第一粒，從此
破天地響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 ●

雨 夜

漫漫的長夜呀！永遠的風暴呀！
天空中是沒有一塊碧落。
人和物相混雜在一起，
滾轉在冥暗的深淵之中。
一切漂流而沒沉在波濤之下，
搖籃裏的王，世界的君主，
禿的額顛和金髮的腦袋，
大的和小的拿破崙呀！
一切消滅、一切失散，
波浪重疊在波浪上，
過去的波浪忘掉了巨獸里維亞丹
如同忘掉了小翡翠鳥一樣。

節選 拿破崙第二——雨果

I

三月！——一九三二年春天的季節呀！
將軍們久蓄貪心的顯幻，像今夜晚，



夜雨

江峰刻

原书空白页

風暴挾緊黃浦江底夜潮在潮濕的空氣中迴蕩，
像在彼方，在關北，在呼嘯的支那兵士

所置身中半月光燄底閃耀，

像在這旗艦上被遺送回國的

佐藤，杉山，野口，小林……一百多名兵士

他們沉鬱的遐思；

而他們這一羣，正阻止了那些將軍們底喜悅，

阻止了囊括支那肥沃土地的好夢，

損污了四十年維新的大和魂底精神，

玷辱了執掌亞洲馬首的盟主底野心。

而我們軍部中底命令正雷霆風吼地下着，

越過剛化過雪的富士山，

越過櫻花盛開的原野，

越過哮咆的中國海，那支那局部領土之上，

像勇敢的支那兵士擁擁抗敵之不可制止。

而我們那些將軍呢，在床褥中，正夢着不久

將屬於自己底滿洲底大豆和森林，

江松花，——呵！揚子江！黃河！

哦哦，遠在萍鄉底煤，遠在閩底玉石！

將軍們底夢正悠長，臉上保留着去年意外的獲得，

八百隻金條，三百架飛行機的淺笑，
正夢想着幾千萬方里的土地，三千萬的子民。
而他們底夢正長呢！長得如同——
冬夜底悠久，儘離人的遠思，
三月底溫柔，撫摸着正緊咬着乳頭的
嬰兒底酣睡；
和那些正在惦念着遠伐異國的征人的
女人、老父母們底懷想，和綿延的眼淚；
而這一羣，這一百多大和魂年輕的、年老的
兵士：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這些工人，這些農夫，這些店員，這些學生，
而遽然違背了——
將軍們囊括支那的雄豪的旨意。

他們在一月疲勞的戰鬥中
每人冥想起自己家鄉：
他們來自名古屋底鄉下，大阪皮革、棉紗底廠中，
來自京都，或橫濱底作坊、商店、理髮店中，
甚至爲一切日本高尚人士所鄙夷的下等人羣中。
他們却爲了那些將軍們在夢囈中一聲吶吼！
他們便流着告別的眼淚，混雜在軍隊中，
呢軍服內裹挾着難懂的符咒，

離開了自己底妻子和父母，
作別用光了的鋤鏟和錘鑽，
作別了工廠、商店、和作坊，
作別了，哦！哦！作別了九洲四國一切的景象！

現在他們是要回去了：啣着將軍們底旨意而來，
啣着將軍們底旨意而去。這次他們不是順民；
他們却有意違犯了征服世界
拿破崙皇帝伸長了的野心的叛逆。
他們一百多個頭低垂着，放下了一月來
打殺敵人的槍桿，解除了佩刀，
在雨夜、在晚潮、在架着
幾挺輕便機關槍的旗艦底甲板間
而將遣送，
遣送往故道重洋之上。

II

他們伴隨旗艦，在黑暗，在風暴里，
在將軍們底步履中進行；他們每一顆心，
在晚潮中，預感到生命的最後。
他們彷彿再聽見了首腦部中誇大的旨意：
聽見了忠誠的將軍，少將，大佐，出發前的誓言。

他們也彷彿聽見了那些諂媚軍部的言語：

『閣下，這肥沃的土地將屬於何人？
那滿洲底大豆，那三千萬的子民？
不，還有那同文同種，無涯的河山，
祇候衛士一到，而那些顯貴，
那些將軍，便可成爲我們底順民。
到支那去。到支那去呀！
如同條頓族人跑到印度，
像主人跑進自己底花園。』

首腦部中圍繞着許多幕僚，許多重鎮，許多將軍，
他們因此啣着它底使命擴大了殖民的重任。
而，他們呢，佐藤，杉山，野口，小林……他們，
就從此被徵發、徵發入十萬征兵之中。

他們，而他們蠢笨的同伴呀！在將軍們底慾欲中高呼：
『到支那去！到支那去呀！』
然而在這一羣，一萬，……十萬之中，
眼睛里沒有一個值價的支那人，
從他們長官底嘴中：熟悉了那些女人底小腳，
那些比日本女人還要馴良的奴僕；

男人的懦弱，像在印度，在安南，
而可供人永遠的苦役。

到支那去，找殖民地去！
這是何等新奇而神祕呀！

於是他們，呵，他們蠢笨的同伴嘍，
在王座前，在皇帝與皇后底狂歡之間，
在那些將軍，貴族，銀行家杯酒祝禱之間，
我們這些迷夢的執行者，帶着一付新奇的眼光，
從此瞭望着異國底雲天和海洋，
望着油油的沉深中
而忘去了暗礁與暗礁的危險。

他們要到異國去嘍，到前線去！
去利用精緻的轟炸機和四十生地的大砲，
去屠殺那些正在忿怒中將預感失去了土地的
支那人：支那底兵士，支那底學生，
 支那底工農，支那底婦女，……
而那些異國人，與他們全不認識，
 全無仇恨，撫慰他們底妻子，
 他們父母，也正和他們自己一樣。
而僅僅爲了滿足將軍們底好夢，

和那些爲了爭着自由，爭着民族獨立，
而無知盲目的戰鬥。

他們呢，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和這些蠢笨的同伴也沒有兩樣。
他們也在戰壕中，在沙袋旁，
在那些不敢親近的天空和街道上，
利用了毒瓦斯和飛行機底爆裂，
用了達姆達姆底彈丸子，
去毒斃，去轟炸，去打殺過
不顧死活的支那兵士，
支那底房屋，和那些赤手空拳的，
正在憤怒中支那底民衆，
而使他們不能不暫時閉緊了眼睛，
去看那些鮮血的渦流，
如同日本海澎湃的潮水一樣

III

這些，這些爲夜雨所挾來的幻想 帶着潤濕，
帶着慘酷，飛行於瀰滿恐怖的甲板之間，
使他們再不敢想起愴然的濺血，
成隊鉄鳥的轟炸與掃射，這死亡，

如同輕擲出一把塵砂與草芥，
如同帶出一羣爲命運所判決的囚犯，
法官底輕意之不可挽回。

謎嘍！呵！包捲宇宙之謎嘍！
從此永存於他們底心中而不可繫解，
實爲那些將軍們長夜中不曾夢到，
有人：一百，一千，加以懷疑，
適至我們櫻島底主人，
正在批閱電報的疲勞中，大夢方酣之際。

他們從前對於我們將軍們底崇敬，
一如大俄羅斯人愛好列寧，
耶路撒冷爲聖徒們之所崇敬一樣。
而現在這神聖，這盲目的尊崇，
却爲一隻，百隻，發狂的手撕毀，
像摔掉一張便溺的紙而無所惋惜。
的確，他們違背了鐵鐺的旨意，
破碎了將軍們底夢，
他們在武力的征服中，破壞了
像拿破崙征服全歐的雄圖。
他們竟不顧大和魂底信譽，放下了

打殺支那人的鎗桿，機關鎗，手榴彈，……
而，甚至他們：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在前線，一百，一千的騾關：
『我們爲了什麼？我們爲了什麼？
我們要回到祖國，回到祖國去啫！』

的確，這叫騾，給予他們以滿足呵！
使他們在強制中不能不離開前線，
離開了那些支那人：支那底兵士，支那底學生，
支那底工農，支那底婦女
狂吼與敵意的包圍；
離開了接連倒下的同伴，
與輪到自己死亡底連索；
而回到，回到正在向軍部索要他們底丈夫、
他們底兒子的妻子與父母們底懷抱之中；
離開了爲飛機所燬火的支那房屋
與匝月滿大的光燄。

VI

他們現在是回去了！回去了！在這旗艦上，
在這風雨襲擊之夜！
江潮與隆隆的轟擊聲渾成一片，

使宇宙沒有了夢。

浪花跟緊浪花消藏于洪波冥冥之中，
恐怖蘊潛旗艦的前後而反覺寧靜。
他們正回望着背後通紅的支那底天字；
冥想起在青島、在天津、在大連火葬中的親屬和朋友；
他們在麻袋中，在像如同堆砌貨物的卡車上

斷定了他們底最後：

使組成他們底每個元素歸還到每個元素，
或竟被帶走化成一趟烟，一陣霧，
甚至混藏于土壤之中，爲人過而掩鼻。
而他們故國底妻子，他們底父母，
在皇帝盛張的華筵中，
在將軍們最后的囑語中，
他們觀觀地長望着異國渺冥的天空
而竟老了白髮。

可是他們現在是要回去了，回到大阪底廠中，
回到名古屋，回到京都、橫濱底作坊或鄉下，
回到帝國底領土之上，
而與親屬或老父母們以無限的慰藉；
只待黃色的江水逼近蒼綠，他們，
他們便離開了這正在咆哮的土地，

離開了這血腥的地方，
離開了，呵！呵！爲他們所厭惡的戰爭的領域！

他們是疲勞了，在這一月之間。

他們聽厭了這些轟隆的聲響。

在躊躇中甚至厭惡這甲板上

放置的關機鎗，與管理他們的同伴的無知；

他們當心着祖國底續來者忘記了

戰爭與戰爭底慘酷，

他們想到黎明，想到明天，

使他們得救般的臉上永遠露着笑。

蒼茫的永夜呀！不止息的風暴呀！

天幾時纔明，見着一點曙色，

像鬼役般的囚犯，在陰暗中期待一線陽光，

期待到明天而代以半天的光燄？

然而，明天，明天又是何等悠久而遙遠呀！

一隻手掏出身邊的符咒，擺敲着；

一百顆心靈里透露輕微的笑意。

上帝，神，在無數大手掌中快意地撕毀，

他們撕毀了神，撕毀了以前所崇奉的上帝。

他們這時對於神和上帝的不敬，
如同他們背叛了軍部，違逆了將軍們底旨意。
而，那些將軍們呢，正在錦帳中，在天鵝絨底墊氈上，
期待着將屬於自己底勝利，將盯視着、
一幅新製的地圖上，塗着鮮豔、
籠罩太陽的秋海棠葉的圖案
可是，他們，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而竟不如良馬的馳驅給我們將軍們
夢中以滿足。
叛逆！呵！不可赦宥的叛逆呵！

V

旗艦迂迴地繞過江流，駛近海口，
天空灑下稀微的曙光，挾着支那底怒吼。
他們，一百多不願戰爭的兵士遠在海外，
在異國汪洋中，成列地，在甲板上戰抖。
他們，被遣送的兵士：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他們無言地低垂着頭，
他們裂碎一顆奴隸的心
看長官舞動帶怒的雙手。
【你們背叛了天皇，違背了軍部神聖的旨意！】

從此自己底長官，自己底同伴，
將成爲殺死他們的射手。
機關鎗傳達了將軍們的尊嚴，
這一百多名兵士底忍耐頓變成了忿怒。
他們，這時知道殺死自己的不是那些支那人，
而是自己的同伴，我們的天皇；
他們明白快訣別了他們底父母，
他們底妻子，他們快要瘋狂：
『撲上前去，撲上前去呀！奪下那幾桿槍！』
而他們在掃射中，栽倒，軟癱着，
從此在最後狂吼中作別了一切。

從此他們，佐藤，杉山，野口，小林……
被捲入狂濤之中，
伴着魚龍與鼉鼉，靜聽揚子江帶來的號叫。
等待他們的父母在最後囁語中
還唸着他們底名字：
他們底妻子流着淚，或在苦厄中等老了白髮。
每聯艦隊，每隻商船過後，也遺忘了他們，
直等到那些將軍們夢破滅時
而他們仍傾聽于悄悄的雨夜。

一九三六年六月 ●

阻 運

(詩劇)

原书空白页

阻 運

江水成急，奔着狂瀉。有兩木船溯流而下，載着武裝的團丁，載 團總，
載着搖船的人。

船：沉重地，滿載着米；驕傲地，圍視着兩岸蕭瑟的蘆葦 一帶荒蕪的田
野；枯黃的草，富有晚霞的天空。

（團總闊步的踱到船頭向江水作凝視狀）

團總 當心呀！
江！這樣急。
這是有名的險地！

（回頭望船夫們）

當心呀；
老王，老李。
你們使力地搖起船；
你們用勁地打着槳。

（望了望船了）

你知道，
各地天乾，

荷好槍，
防着匪來襲擊；
你們趕快
插出我底旗。
哪個不知道，
這是團總底船？
這是團總底米？

（忽忽兀兀滿船黃金色的穀子）

過了這險灘，
少不了三百幾！
一回販賣，
生了不少子息。
怕你這些蠢才們，暴動，
我有槍；

（興奮）

怕你這些匪徒們，
我有人，還有我自己！

（忽忽去船上的人似的茫然地望着遠遠的山丘和荒野）

你看
這麓山光光，
沒有新的氣象；
這漠漠的田疇，

十里荒蕪九里乾！

（遠遠見一羣飢民急回頭指團丁）

你們留意，

這羣流民，

這羣光蛋，

荷好槍，

當心，

防着他們來搶。

（團練退入艙內抽吸鴉片）

壯丁甲 好小子，老王，

你們也得唱一唱。

壯丁乙 你們這樣慢慢地搖了一天，

好像從不曾吃一頓飽飯！

（船夫們笑了極合唱起來）

舟子之歌（合唱）

抗噯……噠呀……

脚…軟，…手…麻……

沒得飯吃呀囉嚙嚙……

抗噯……噠呀……

餓得噯……不成話……

抗噯……噠呀……

噠呀……抗噯……

抗嘍……噠呀……
我們呵……牛哪……
我們出力做呀嚙嚙嚙嘍……
抗嘍……噠呀……
收上坎……別人拿……
抗嘍……噠呀……
噠呀……抗嘍……

抗嘍……噠呀……
收租的嘍……鬼哪……
牽去牛兒呀嚙嚙嚙嘍……
抗嘍……噠呀……
逼着嘍……跳崖哪……
抗嘍……噠呀……
噠呀……抗嘍……

抗嘍……噠呀……
收捐的……沒得法……
猶如刀子剃呀嚙嚙嚙嘍……
抗嘍……噠呀……
當傢伙……也得拿……

抗嘍……嗶呀……

嗶呀……抗嘍……

（歌聲稍歇仍努力打著槳）

壯丁丙 陸上兵多匪也多；

一年捐多稅也多；

水上灘多灣也多；

努力努力打着槳；

努力努力快划過。

（後面的一隻船的歌聲微聞）

抗嘍……嗶呀……

小三子……有辦法……

大家努力呀嚶嚶嚶……

抗嘍……嗶呀……

收買地方嘍……自己耙……

抗嘍……嗶呀……

嗶呀……抗嘍……

抗嘍……嗶呀……

我們祇有嘍……自己哪……

拿出力量呀嚶嚶嚶……

抗嘍……嗶呀……

.....

(聲音突然停止。岸上傳來一片騾聲)

農民 留下呀！
留下呀！
穀子是我們做的！
老王！
老李！
划轉來！
我們沒有吃的！
喂，小老三……
不要去！
不要去！

(船夫們停下了槳，作張惶狀)

船夫老王

喂，老李，
你說怎樣辦？！

老李 (悄語) 用力輕輕搖，
(回頭望望風帆)

看他怎樣辦？

壯丁甲乙丙丁 (面面相覷作躊躇狀)

你說怎樣辦？！

你說怎樣辦？！

你說怎樣辦！

（岸上農民男女若干人 持槍荷棒，一片激怒聲，騾動聲）

農羣 喂，喂，……
媽媽的！……
留下哪！……
我們做的……
我們不能餓死哪！

……

我們流了血，
我們淌了汗！
我們要吃哪！

……

喂……喂……

小老三，……

小阿金……

划過來！

划過來！

留下哪！

……

（團總臉色蒼白，驚恐萬分，仍強作鎮靜，從船艙急出，指示

他：必腹人；光大）

團總 你快發示出去！

你說：

這是團總底船！

這是團總的米！

尤大 （高聲，故作威福的）

你們騷動什麼？

你們趕快滾回去！

你們怎麼不看見

這船上掛的旗——

這是團總底船！

這是團總底米！

米是團總年來的收成！

米是團總底積蓄！

米是團總底私有！

米是團總用錢買來的！

你們鬧什麼？

春荒，有什麼關係？！

水旱，有什麼關係？！

春荒——團總沒有少你們的錢！

水旱——團總沒有欠你們的米！

何況，這是團總倉里私有？



阻 礙

沃 渣 刺

原书空白页

何況，這是團德用錢買來的？

（農民騷動；見尤大愈怒；派鳳，尤大懼，退下。）

農羣 走狗！
走狗呀！
你快叫他拿出剝去的錢！
你快叫他還出我們底米！
我們天乾沒有吃！
你這賤種還要販私米？
.....

喂，小老三，
老王，老李！
停下來！
停下來！
划轉去！
划轉去！
.....

船夫老王（憤問）

喂，老李，
你說怎樣辦？！

船夫老李（決意地輕輕的問答）

唔，老王，
輕輕停下來！

輕輕推過岸！

（船漸向岸邊移動，農民們嗷嗷大呼）

農 羣 小老三，
趕快划過來！
趕快推近岸！
……

趕快……

趕快……

趕快搖！

搖到岸！

（一片騾動聲）

團 總 （提手槍，憤怒登場，臉土灰色，作愕笑狀，尤大為荷槍同上）

誰個要上岸？

誰個嫌命長？

團總待遇也不薄，

難道你們要造反！

老 王 （猶移，作驚惶狀）

喂，老李，

你說怎樣辦？

老 李 （不作聲，仍不斷地向岸邊划，惶惶地向小老三）

喂，小老三

用勁划，

划上岸！

小老三 （小老三點頭 拚命向岸邊上划去）

團總 小老三，
你要怎麼樣！？

（團總瘋狂地向小老三開了一槍。命中，倒甲板上）

哈哈，不聽我使用，
敢是要造反！？

尤大 （急步走到屍前，猛力將屍首向江內擲下）

誰個敢作一夥兒，
就照這傢伙一樣辦！

誰敢向上划？
誰敢靠近岸？

（團丁船夫怒目相覷 岸上農民見有人被推下江後鼓譟益盛。）

農羣 （大罵）

你媽媽的！
祇顧你賺錢，
不顧我們命！

團總 你們這坭頭，
敢是要造反！
不顧國家法律，
敢和我搗蛋！

（農民們騷亂不靜）

農羣 留下呀，
我們底血！
留下呀，
我們底汗！
我們要報仇！
我們要硬幹！
(岸上槍聲大作，繩纜強着船夫拚命地向下搖。)

團總 (目視壯丁)
開槍，開槍！
打殺這羣餓鬼！
打殺這羣流氓！
(壯丁不忍地僅向岸上的天空開槍)

農羣 (大罵)
王金盛，
你們這樣沒良心呀！
你們大伯在這里！
你們老子在這里！
你們不怕響雷！
不怕雷打你自己！
……
小阿金，
難道忍心打殺自己底娘！

忍心打殺你底女！

小鬼頭，

誰是我們底仇人！

你認清！

祇有我們才是我們自己！

（船被強迫的在激流中推進，飢民們拚命地在岸上追。船轉彎；岸上呼聲漸弱，船被黃昏掩蔽，帶着勝利者驕傲，離開這饑饉的一羣，復投向那飢饉之鄉去了。）

（幕）

一九三四年六月。

原书空白页

江上悲歌

(附歌詞一束)

江上悲歌

漁舟子歌

洋車夫

逃荒隊

我家在遙遠的地方

光明歌

原书空白页

江 上 悲 歌

(水聲)

嘩呀… 嘩呀……嘩呀……(打槳聲)

紅色的艇子蕩江心，
天際映紅霞，水倒黃金影。

嘩呀……嘩呀……嘩呀……

向前搖，去接夜客人；
小船兒，划到夕陽邊；
白晝，在碼頭上掙活路！
夜晚 逢迎顧客，忍着恥辱營生！

嘩呀……嘩呀……嘩呀……

誰能知道閩江上的船娘苦？
誰還記得閩江上，科題，這可憐的民族：
男人逃到天外，
船娘，永生永世的，出賣身體的痛苦？！

(水聲)

嘩呀… 嘩呀… 嘩呀……

紅色的板船紅布帘，
團月當空照，水中搗銀鍊。

嗚呀……嗚呀……嗚呀……

向前搖，去接夜客人；
小船兒，齊集閩江邊；
白晝，搬運貨物像牛馬！
夜晚，出賣身體，聽隨男人開心！

嗚呀……嗚呀……嗚呀……

誰能知道閩江上的船娘苦？
誰還記得閩江上，科題，這可憐的民族：
男人逃到天外，
船娘，永生永世的，出賣身體的痛苦？！

嗚呀……嗚呀……嗚呀……

（水聲）

漁 舟 子 歌

這首歌是從艾蕪所作阿黃中一首詩將江上改作而成。據艾蕪自己說阿黃在南澤實有其人，而且是一個工人，那詩是他作的。原詩分五段，因了作歌的方便改成兩段。雖然附在這兒，在材料；在聲調氣方面；確是他的，我不敢掠美！

在舢板上呵，老大哥，
我們並着肩頭坐！
划開了逆流破江波，
你吹口哨我唱歌。
船底熱得像油鍋，
吃苦的不單是我們幾個！
在茫茫的大海中央，
我們還有工友許多。

生命算得什麼！
明天又在赤道上顛簸。
向兄弟們通個消息呵，

我們空着肚皮挨餓。
回去荷起生鏽的鋤頭，
再來幹他媽的一夥！
萬世界正燒着，
我們是一團烈火！

洋 車 夫

成天都得拉，
不問冬和夏。
兩個車輪兩條腿，
跑得人汗灑。
不怕太陽晒。
不管大雨下。
爲了兩頓黃米飯，
什麼都不怕。

巡捕攔照會，
坐墊被扣押。
掙得一天血汗錢，
打了還要罰。
跑得腰發酸。
跑得兩腿麻。
除了車租剩下錢，
如何能養家？！

晝夜也得拉，
不敢停一下、
車夫兩腿跑慢了，
顧客高聲罵。
癆病纏上身。
調養也無法。
誰說車夫不是人，
下賤如牛馬？！

逃 荒 隊

千張苦臉心一樣，
襤褸的衣服破行囊。
拖着笨重的脚步向前闖，
像羣雁子在洪荒。

飢寒，把不相識的人們結成一行，
身後丟下的村莊不敢回頭望，
自己有個家不敢想，
誰教一年一個春荒！

我家在遙遠的地方

我家在遙遠的地方，
關外是我們底故鄉。
我們底土地已經被佔，
那兒有無盡的寶藏；
那兒有森林，煤礦，
遍地都是大豆高粱；
那兒有民衆三千萬，
已隨着鄉土淪亡。
五年，我們到處逃荒！
五年，我們忍飢受寒！
關外有祖先底墳塋，
誰說我們沒有家鄉？
關外有豐饒的土產，
誰使我們四處流浪？
我們愛那松花江，
我們要回到我們底故鄉！

我家在三千里外的地方，
三千萬人盡是同伴。
我們底土地一片荒涼，
空有那無盡的寶藏！
土地被充公，霸佔，
那兒的人不如豬羊。
院裏頭沒了車馬，
地裏不見大豆，高粱！
記着，我們是中國底民衆！
記着，我們已隨鄉土淪亡！
關外有肥沃的土地，
誰使我們沒有家鄉？
關外有祖先的遺產，
誰使我們四處流浪？
我們愛那長白山
我們要爭回我們底地方！

一九三六年九月○

光 明 歌

宏亮的歌隨着歡聲響漾，
黎明開展在我們底前方。
踏着這整齊合一的步伐，
走上那共同的方向。
誰追求他誰就無限的幸福，
他一定引你到快樂的地方。

粗壯的手大家用力攙上，
光明出現在不遠的地方。
踏上那自由和平的道路，
必須作神聖的抗戰。
誰擁護他誰就接近了真理，
他一定使你得無上的榮光。

一九三六年十月。